

记得是去岁的秋日吧,当年文讲所的同学莫伸在电话里告诉我,忠实兄身体不好。我就急着想给他去电话问候。可莫伸又说,他病在舌上,说话有点痛苦。这一告诫,让我猛悟到,确实有段时间不见他的电话了,而我也在半年多时间内不敢随便打过去了;但凡思念问候,都请莫伸转达。

那一阵,我常心有悲切。在不见雾霾的日子,我会长久地在室外漫步,仰望头顶上的一抹蔚蓝,祈求上帝之手搀扶忠实兄,让他穿越生命的幽谷,迎来灿烂的阳光,在文学的百花园里,继续向前奋进……

噩耗在不经意间传来,我愣了半天;待确定这已是不可更改的事实,便立刻给莫伸发信,请他为我代购花圈献于忠实兄的灵前。做完这件事,除了悲恸,我竟不知所措,直到接到约稿,这才想起,应该为忠实兄写点什么!

那一日,傍晚时分,忽然门响,打开门,欢声笑语盈耳,在好几张年轻面孔中间是陈忠实那张布满沟壑的亲切笑脸:“竹林,我给你带客人来了。”

呵呵,还真是客人:贺小钢、徐芳、魏心宏、修晓林。

一进门,忠实兄就说:“竹林,有没有西瓜?渴得不行了。”

我赶紧出门,去农贸市场拎了几只回来,切开后,心里还抖抖的担心不甜,却不料忠实兄第一口就连呼甜,真甜!

我心里好笑,只怕是你香烟吃的嘴巴苦,所以才觉得西瓜甜吧?可是直到很久以后,忠实兄还说,那天的西瓜甜,从来没吃过那么甜的西瓜。

如今,那日的情景犹然在目,而与忠实兄却天人两隔了!想着,热泪涌出眼眶,一些已逝的往事,蜂拥而至。

1990年春,我把近50万字的长篇小说《女巫》手稿交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副主编何启治先生手中,也坦诚地告诉他,这部书稿是被认为“宣扬封建迷信”,上海一家出版社退了的。可老何并不以为意,他很快看完了稿子,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;自然也提了些修改意见,但与所谓“宣扬封建迷信”无关。他说,描写大半个世纪的中国农民生活,无法回避民俗文化 and 宗教文化,小说中已经对它们给出了符合当今科学逻辑的交代,这就可以了。修改令老何满意。用老何的话来说:“我们几乎给了竹林的《女巫》以最高的待遇:在《当代》1991年第5期连载,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书。”

《当代》连载的内容里,恰恰包含了“叫魂”、“灵魂转世”等,而恰恰也就是这些“封建迷信”,促成了我以后与陈忠实的友谊。

此事说来话长——

1993年4月,《女巫》初版,出版社担心篇幅太长,影响销售,印了5千册。不料才过几个月,责编就告诉我说又加印了5万册。我问怎么会有这等好事?他说:“你是桃花源中人,不知有汉。不久前我们出版的《白鹿原》,初版时印了1万多册,可人家陕西重视,宣传部领导亲自带队来北京宣传,新书发布会和研讨会都是在人民大会堂开的。书一下子火了,我们加印到了50万册,甚至把农村题材都带动起来了,现在你那个也很好卖,在王府井书店火得很……”

原来《白鹿原》是我《女巫》的福星啊!

这番话我在他们的社领导何启治那儿得到了证实。陈忠实的《白鹿原》,从组稿到出书,都是老何亲力亲为经手的。如果说,《白鹿原》是陈忠实孕育的孩子,那么,这孩子和孩子他爹,是老何心中的宝。自此以

胸怀

怀念忠实兄

◆ 竹林

【作者简介】

竹林 原名王祖龄,上海作家协会专业作家。主要作品有:长篇小说《生活的路》《呜咽的澜沧江》《魂之歌》《女巫》《挚爱在人间》《灵魂有影子》《今日出门昨夜归》《竹林村的孩子们》等,及中、短篇小说集,散文集若干。

后,老何就不断地对我谈陈忠实——确切地说,是赞美,从作品到人品,一说起来就赞不绝口。可我的傻劲忽然上来了:“你们那个《白鹿原》的封面上,一个土土的老头,还拄着根棍子,难看得要命,让人感觉是五六十年代出的书,怎么卖啊?”

老何就呵呵地笑:“这个封面嘛,肯定是要改的。”他说,“不过这样的封面还卖得很好,岂不更说明陈忠实的书写得好?内容大于形式嘛!”

绕了一圈,又回到了陈忠实。老何说,以后定要找个机会介绍我认识他。

1996年12月,我去北京参加作代会,见到老何,他就兴冲冲地对我说:“陈忠实来了,我去约他晚上一起喝茶吧!”可陈忠实却很忙,那天等到快10点,我已经瞌睡懵懵了,才见他姗姗而来。初次见面说了些什么,如今回忆起来已无印象,只记得灯光下,他满脸深刻的皱纹纵横交错,令我不敬地联想起《白鹿原》封面上的那个老头。

再次见面是1997年岁末,陈忠实的《白鹿原》获茅盾文学奖。他应邀来沪,当然是更忙了。我在一个活动上见到他,也没说几句话,可他悄悄问我,一般什么时候在家?我会抽空来看你。

以为他就那么随口一说,可当天晚上,我吃过晚饭就听见敲门声,开开门来,陈忠实仿佛穿越《白鹿原》的封面,立在了我面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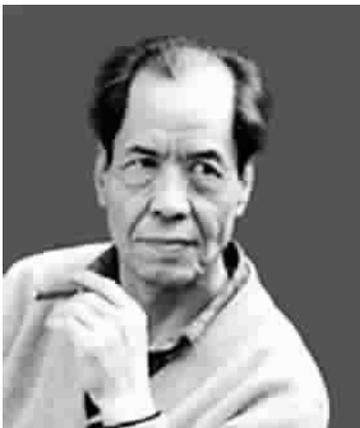
我有些窘迫,后悔自己晚饭太早,现在还不到7点,正是饭点上啊!赶紧就张罗着要陪他出去吃饭;他却很干脆地说,我是吃过晚饭来的,你要没吃赶紧去弄吃的,我坐在这里等你。

我赶紧张罗烧水泡茶,可他却掏出一瓶酒,朝沙发跟前的茶几上一放:“你别忙乎,我喝这个!”

我傻眼了:出门做客还自己带着酒?可喝酒也得有几个菜呀!我的厨房已经一干二净,附近的熟食店现在也关门了。我急得团团转,只好把夹心饼干、巧克力、花生米一样样摆出来,看得陈忠实直摇头:“呵呵,你们上海人喜欢这个……”

我被他说得没了方向。他忽然问:“竹林,你有酒杯吗?”

“有,有……”我赶紧取了一只小玻璃杯奉上。



作家陈忠实

《白鹿原》初版封面



他接过杯倒了些白酒,自顾喝了一口,问我:“你也来点?”

“不不,”我连连摆手,“我不会,我从来没喝过白的!”

“你这个小酒杯好,造型好看,漂亮,拿在手里挺舒服的。”没有下酒菜,他倒赞起我的酒杯来了。

我说:“这是一位搞美术的朋友送我的。我不喝酒,你喜欢,就带回去好了。”

“好,一会喝完了我带回去。”

看他这么爽快,适才种种拘谨与不安烟消云散。我也在旁坐下了。他含笑扭过头来望着我:“我知道你这里没酒,就特地自己带了来。呵呵,可把你吓坏了吧?其实你不知,这酒对于我,就不算个酒——我每天晚上必须要喝点,有没有菜无所谓,但不喝不行,不喝点回去没法睡觉。”

“原来酒是你的安眠药。”我感叹,“唉,敢情是被这本垫枕头的书累坏了?”

“你咋知?”明亮的双眸竟闪过了一些天真。

我颇得意。我说我啥都知道,都是老何告诉我的。老何说不但你写的书好,你人也好;老何……反正,老何是对你真好!当然,老何对我也好。所以,所以老何希望我跟你能成朋友……

突然我觉得,这么“好来好去”的,简直太孩子气了,赶紧顿住,举起茶杯:“我以茶代酒,感谢你——当年你的《白鹿原》火爆,让我的《女巫》也沾光,足足多印了5万册!”

“不不,该我感谢你——”他忙说。

怎么又变成“谢来谢去”的了?我一边为他斟酒,一边心里好笑。可他的脸色很严肃:“你不知道,那一年,我在灞桥老家写《白鹿原》,写到后来,难住了,很痛苦。刚好新的一期《当代》来了,上面有你的《女巫》——”

“91年第5期!”我脱口而出。

“这我记不得了,反正是刚到的杂志,我翻开来看——先是躺着看,接着就坐起来看,最后跑到门外,我大叫了一声——我有救了!”

我被他说得莫名其妙:“怎么回事?”

他举杯一仰脖:“你竹林能写鬼魂、写灵魂附体、灵魂转世,还在《当代》发表了。我也能写呀!”

我一下子愣住了。接着他又说这以后他就一路顺畅,来年三月完成初稿……而这时我已酒未沾唇人自醉了——一股暖意在心头化开,喉头竟有哽咽之感。我的作品,给人启发、让人借鉴,这自是正常,但一般人不会承认,可能还会千方百计地撇清;而他,不过从我的作品中得了一个——“可以”写“灵魂附体”的信息,竟巴巴地跑到我家里来亲口对我说感谢!

陈忠实,坦荡的西北汉子,干净敞亮的胸怀!我想,什么是大家气派?这就是!

看我想心事的呆样子,陈忠实摸不着头脑,连连问我怎么了?我回过神来:“谢谢你的话,我很高兴!可是……当初我为了这个灵魂附体什么的,还经受了不小的压力呢。”

在忠实兄的面前,我有点像祥林嫂。但他终于明白了,突然道:“他们懂个啥!别理他,我们只管写自己的!”

“就是嘛,惹不起躲得起——我只好躲得远远的。”我说,“不过,我写东西是有底线的——凭良心,讲真话,有社会责任;我决不刻意回避、投机取巧!”

忠实兄笑了。他说:“这个我知道。因此,你躲到了沪郊农村,一个人默默地孤独地观察生活和写作,而且写出了很成功的生活。其实你并不孤独,不是韦君宜老太还特地到农村去看你、关心你吗?严文井、老何和人文社也一直很支持和关心你。”

我很吃惊:“你怎么知道?”

“老何呀!”他笑道,“你不是从老何那里知道我的不少事吗,我也是从他那里了解你的呀——你一直沉在生活底层,与农民和普通百姓在一起,这不容易,但这才是真正深入生活。真正深入生活不是下去走马观花走一遭,然后让媒体吹一吹,领导表扬一下,甚至还给发个奖什么的,就算功成名就了。这是作秀!真正的深入生活是作家自身的一种生活状态。我自己是农村出生,长期生活在农民中间,还当过农村干部,因此,我知道,只有融入他们的生活才能了解和体会他们的疾苦和愿望。我觉得我们对生活的认识有共同之处。”

说着,他端起酒杯猛喝了一口:“我说得多了,可这不是酒话,告诉你,正因为知道了这些,我才想认识你,结交你这个朋友——我刚才才摆脱了许多人的纠缠特地来看你的。你不要压抑,不要悲观。一个作家应该让自己的作品说话。写出了好作品,时间甚至历史会作出公正评价的。”

热泪不由得自眼眶溢出。我想,这个西北汉子的确有深邃的思想和宽广的胸怀。让我能结识他,真是我的幸运。我说,谢谢你,你这位兄长,我认定了。

他说:“好!以后我们多联系,互相交流,互相鼓励。”

我又问他:“下一部长篇打算写什么?”

“我不写了!”如此干脆的回答,让我一愣。

我说你怎么就不写了呢?写得这么好怎么就不写了呢?

看我急得跳脚的样子,他露出了宽厚的微笑:“我过去总想,死了以后得有本可以垫枕头的书。这本书完成了,我的灵魂被拯救了,这就够了。我年纪大了,长篇不能写了;你还年轻,还能再写……”

那个夜晚,我们似乎把多年欲说的话都说完了。蓦然惊醒,时间已经10点多了,他失声叫道,赶紧回,再不回招待所要进不去了。

匆匆送他到弄堂口,眼看出租车消失在夜色中,我转回家里,却见

那只小酒杯赫然在目。所幸一个月后莫伸来沪,我托他将此杯捐给了忠实兄。随即莫伸在电话里告诉我,忠实兄很感慨,对他说,竹林还这么有心。我想朋友就是用心交的啊。

之后,2007年我去延安,回程时途经西安,忠实兄邀我去他的白鹿书院参加一个活动。我因之前路上吃坏了肚子,上吐下泻,忠实兄嘘寒问暖,十分着急关心。

回沪后不久,我在作协的一位同事要我托忠实兄办一件事——说他的太太在单位遇到了困境。她在上海的一家证券公司上班,而这家公司上级部门在西安。

说实话当时我听下来一头雾水。忠实兄是作家,跟证券公司八竿子也打不着啊。可同事说陈忠实是名人,名人自有路子。要我务必去求一下陈忠实。

可偏偏这个“求”字是我一生所忌,况且这又是个给忠实兄出难题的“跨界”之“求”。我犹豫又犹豫,最后一咬牙:反正不是为自己,求吧!

电话里我从同事的文学创作成绩讲起,结结巴巴说了半天,最后忠实兄只一句话:“你让他把自己的要求写封信寄来,我替他转。”

同事的信寄出不久,忠实兄即来电,说你那个朋友爱人的事情解决了,明年到退休时间就去办退休手续好了。

这真是皆大欢喜。我也为同事高兴。可过了些日子,同事又给我打电话,说太太单位领导换了人,事情有变,叫我再向陈忠实求救。记得当时已快到春节了,我如何开得了这口?这边同事又急得要命,无奈之下,我只能再求。忠实兄十分耐心地听了我的诉说,又把这个难题应下来了。结果是原来的决定维持不变。

2009年夏,忠实兄再次来沪,那位同事要我陪他前去探望。到了下榻之地,还没与忠实兄说上几句话,他已被各路报刊的记者包围了。知道他下午还要到上图去作讲座,看他这么忙,我们就告辞了。回到襄阳路家中,安静下来,我想忠实兄这么忙,这么累,我还无端为他添加文学之外的麻烦事,实在心中亏欠,也不知这次还有没有机会再见……

却不料到了下午5点来钟时,就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。那天我请大家在襄阳路上的圆缘饭店共进晚餐,席间畅谈甚欢。我总算有机会向忠实兄说了一声“谢谢”,为同事,也为自己。

后来老何告诉我,忠实兄出资在人民文学出版社设立了一个“白鹿当代文学编辑奖”,不仅奖励当年(1993年)组织、发表出版《白鹿原》的有关人员,还要奖励20年来该社在出版当代文学方面有突出贡献的编辑。我听了傻乎乎地问,这得花多少钱呀?陈忠实能负担得起吗?老何说,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;不过,富有的作家不少,但一旦成名,依然能如陈忠实这般感恩的,可能不多。

行文至此,想到稿约要配照片,忽然记起与忠实兄20年的交往,底片都只在彼此心中,并未留下一帧相片。信手翻开一本《海燕》杂志,看到当年何启治的一篇文章,文中一行加粗了的黑体字标题赫然入目:“陈忠实;这下好了,《女巫》可以写鬼魂,我为什么不可以写鬼魂呢!”

忍不住又潸然泪下。陈忠实——人如其名:忠诚、朴实,胸怀坦荡!

